

天星文丛



捕蝶者

筱 敏 /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花城出版社

满天星文丛

捕蝶者

筱 敏 / 著



廣東省出版集團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捕蝶者

筱敏著.

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 2007. 1

(满天星文丛)

ISBN 978-7-5360-4896-6

I. 捕... II. 筱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35082号

责任编辑: 林贤治 张 懿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装帧设计: 林露茜
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6.75 1插页
字 数	150,000字
版 次	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
印 数	8000册
定 价	16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819

林贤治

《满天星文丛》序

不记得奥威尔在哪本书里说过这样的话：在专制时代结束之后二百年，散文不会产生。读后十分震撼。

自然，奥威尔的话说得太极端了，而且还颇有点宿命论的意味。但是难得的是，他揭示了散文生存与自由空间的联系，正所谓“生死攸关”；对于散文的自由品格，期待是深切的。

我国春秋时期曾被誉为“第一次思想解放”时期。其时诸子蜂起，百家争鸣，那气象似乎确为后来所未曾见；但因此，也就出现了为文学史家所惯称的先秦散文的繁荣局面。然而，毕竟是王权时代，那些散文不可避免地散发着权力的蒸人气息；一些貌似虚无超脱的，如老庄，也都是逃避权力，实则逃避自由的标本。秦汉以后，一统天下，散文论为“惟诵文学”。太史公的《史记》是惟一例外，恐怕这是与他身受“宫刑”的痛苦不无关系的罢？魏晋文学尚“通脱”，其实是一种病态的自由，这时文学的自觉是以政治的麻痹为代价的。唐宋八大家多是维

护“王道”和儒家正统的，惟中晚唐小品，多少露出为犬儒的刺所没有的锋芒。宋代“新儒家”的说教，明代的特务统治，清代的文字狱，造就了一种僵硬呆板，或是闲适澹荡的文风，直到辛亥一代起来，才为激烈的政论时评所扫荡。

从根本上说，自由是个体的自由，我们说的政治自由，其实也都在于赋予并维护个人的自由。在西欧，自由是一个近代的概念，在中国则是五四时代的概念。只有到了五四，中国文学才有了新的观念，新的主题，新的形式和风格。其中，散文的成就尤为突出。《新青年》首开“随感录”专栏，所载散文已大异于《论语》、朱子之类的语录体，而带有尼采的风味了。为向古文家示威，一代作家各自实验“娓语体”，于是有了蒙田式、培根式、兰姆式。至于那些人道的、同情或鼓动的、礼赞劳工神圣的文字，那些讽刺的、愤怒的、对抗权力的文字，显然为故家的文苑所蔑有。他们在打倒偶像、个性解放的历史罅缝间尽量地表现自己、施展自己，在五四以后的头十年里，就产生了一批个性各异的经典性文本，创造力的爆发是惊人的。

创造是自由的创造。任何有创造力的事物，都是通过对现存轨范的反叛和破坏以显示其蓬勃的生命的。文学也如此。如果作品失去了个性，作者是不存在的；如果整个时代的文学是均等的，雷同的，没有冲突也没有变化可言的话，那么，即使队伍十分宏大，一样可以视同无物。没有自由的文学，禁锢的文学，其命运注定是萎顿的，凝滞的，惟见墓室般的死气沉沉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的“左翼文学”，以及四十年代的“解放区文学”，从内容到形式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格

局。但是，无庸讳言，这其中包括对政治目的性以及工农题材的至上主义的强调，相应的对语言风格的规定等等，由于制度性措施的介入，也在不同的程度上损害了作家的艺术个性。及至文革时期，事情有了恶性的发展，致使数亿人民只有一个作家八个戏，几乎消灭了散文。三十年过后，危机依然存在，最大的威胁是语言的不纯。散文语言是自由的，个性化的，由于来自生命的丛莽深处，带有几分神秘与朦胧是可能的；又因为流经心灵，所以会形成一定的调式，有一种气息，一种调子，一种意味涵蕴其中。即从这所谓“文学的第一要素”而言，五四散文也是具有范式的意义的。然而，当代散文写作使用的语言，则普遍是宣传的、流行的、大众的、简易的、乏味的语言，是多次政治运动冲荡过后留下的，而又失去应有的人文教育和审美教育的修复的语言，是缺乏丰富个性和人性润泽的语言，刚性的语言，布满沙砾的语言。要建设一代散文，必先恢复精神的自由，具体一点说，必先从拯救文学化、人性化、个性化的语言开始。净化语言，这是最根本的工作，也是最艰难的工作。

我们有意从当代散文作家中，挑选富有自由感和思考力的，具有一定的个性特点的，有文采的分子的作品，汇成丛书陆续出版。因在此前面世的《紫地丁文丛》是以纪实见长的，为了在内容上有所区别，这套文丛，则以一般记叙的、象征的、说理或抒情的文字为主，并以“满天星”名之。按《中药大辞典》，满天星为泥炭藓科植物，茎枝舌形，枝叶披针型，上部急尖，边缘内卷，雌雄异枝；花香，白色，短柄，顶生，果球型，

颇有点特异之处。但与紫地丁一样，因为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，所以在乡下人那里倒也是常见常用的。

是为序。

2006年11月30日

目 录

捕蝶者 / 1

木偶戏 / 7

人牲 / 11

血绒花 / 19

记忆的形式 / 29

羊的社会及宿命 / 40

普罗米修斯的传说 / 57

诚实与否，这是一个问题 / 73

永远的卢森堡 / 81

农舍中的奥威尔 / 85

苦难所赋予的 / 89

幸存者的负疚 / 93

《记忆》：拒绝遗忘 / 98

自由与传统 / 101

观察群体的别样方式 / 103

多少才够 / 107

蚁国之镜 / 110

天穹的漏孔 / 114

乘舟而去 / 122

怀想父亲 / 132

出生地 / 148

幸福的童年是相似的 / 157

三哥 / 161

角落三章 / 167

桥 / 177

旧衣装 / 181

故地的麻雀 / 190

年末 / 193

雨 / 196

树 / 198

洞穴 / 200

清晨 / 202

书 / 204

逃离或逼近 / 206

捕蝶者

你去捕蝶。

你爱蝶，这毫无疑问，世上或是没有谁比你更爱蝶了。你研究蝶，珍藏蝶，你是专家，节肢动物门，昆虫纲，鳞翅目……不仅如此。你自信你是蝶的知己，蝶亦恍惚成了你的生命。你甚至反复地梦过化蝶之梦了。

你备好捕蝶网，这种网你有过许多个，有珠罗纱缝制的，也有尼龙网纱缝制的，它们的共同点是轻，软，纤维细而滑，不易损伤蝶翼及其鳞片。网框和网柄已经成了你的手臂的延长，成了你肢体自如的部分。

你把必备的工具缚在腰间，这比装在背囊里使用起来更方便。采集盒，盛装蝴蝶的三角纸袋，书写记录本，铅笔，剪刀，镊子，还有，毒杀蝶类的广口瓶，瓶底放入氰化钾或氰化钠，上面填入一层细木屑，再覆上一层熟石膏粉，滴上少许清水，摊平那一切，再铺上一层过滤纸，以保持瓶内毒物的透气、湿度和清洁。这一切你做得实在精细，像布置舒适的家居，这将

是你那些美丽的精灵暂住的宫殿，你把呵护美丽的一切都想得极其周密，你是受过专业训练的。

你出发去捕蝶，只为自己备一顶窄边的遮阳帽和一瓶水，甚至连水也不带，你是古典主义者或自然主义者，还相信蝶群聚而饮水的山溪。饮水时的蝶常常是展翼的，宛若盛放的菖蒲，更闪着娇娆的鳞光。你梦里总听见那样的溪水。

你去往原野，山林，洲屿，最为你想往的，可能是亚马逊丛林。然而你是要计算旅行成本的，想往总归是未来的事情。“绕篱野菜飞黄蝶”，这景色也好，但只是农家的好，那些庸常的菜粉蝶不会惊动你的捕蝶网，它们因庸常而幸福着，安适着，你的志向，绝不在篱笆菜畦之间，你要的是蝶中珍稀。

“晴蝶飘兰径”，这是李诗；“穿花蛱蝶深深舞”，这是杜诗。大诗人像是并不出错，晴蝶这词用得专业，像是知道日出露干方是蝴蝶飘飞的时辰，这正是捕蝶的好时辰。蛱蝶这词就含糊一些，丽蛱蝶？木叶蛱蝶？还是裙纹蛱蝶？自然是很不同的。倘是入诗，蛱蝶固然美，但又何不用公推最美的凤蝶？翅表斑斓七彩，且通身闪耀灿烂的金属光泽。燕尾凤蝶，丝带凤蝶，金斑喙凤蝶，萤光翼凤蝶，碧凤蝶……林林总总，美不胜收，飞舞时异彩耀目，体态优雅，尾突飘逸，如飘带，似轻丝，当风起落，若仙若幻。

你的捕蝶网在操纵你了，神助一般的手感。迎头下网，追尾兜网，网网必有所获。你不必看，便知道猎物在网内了，手腕轻抖扭转纱网，封死网口，网中的精灵徒然挣扎，在你手中逃脱的可能已经是零。

隔着纱网，你清楚地看到你的猎物的处境，清楚地辨别出它们的价值。你一手轻提网底，小心翼翼取出那只眼蝶或蛱蝶，将它两翅朝后并拢，像它停在叶间歇息时的样子，然后用手指在其胸肌上轻轻一捏，非常之轻，然而必须是致命的，你要保持它外观的完整。你感觉到那里有不可挽回的破裂声，这声音除你与它之外，连片刻之前与它双飞双栖的情侣也不能听见。你用质地柔软光滑的三角纸袋把它装好，这是常识，每一只并拢了双翼不动的蝶大体都是三角形的。然而有一些蝶你不这样处理，你不要那胸节间的破裂声，你要一个更完整的标本。于是，你并拢了它的双翼之后，轻轻往它的腹部注射一丁点儿酒精。它在你手中颤栗了一下，是挣扎吧？世界总是遍布着挣扎的，古往今来莫不如此，你将它感受为愉悦就可以了，因为你此时心境实在是愉悦的。它很快就不动了，杀死一只大尾凤蝶只需要0.5毫升酒精。或者你往那柔软的胸腹内注射的是一丁点儿福尔马林，为了保持它活着时的柔软。柔软总是比僵硬更愉悦的，更美丽的。

但若是命运垂青于你，竟然遇到太珍稀的，太宝爱的，颤栗的就应该是你了。况且是一只刚刚出蛹的新蝶，双翅还是润湿的，鳞片鲜丽，纤尘未染。现在竟然就在你的网里。你激动得几乎昏厥，眼窝潮热，倚着树干大口吸气。然而你明白此时你不能有半点差错，你不能让这上帝赐予你的精灵有任何一点儿损伤，从胸腹，触角，到婴儿一般洁净的鳞片。

你果断地启用了你的毒瓶。

它即刻就不动了，即刻。这造物的绝世精灵。连挣扎的瞬间

间也没有，它完美如初。

它是没有痛苦的吧？你想。其实你也没想，你激动得不再会想了。你很少使用毒瓶，它是为上天赐福准备的，你不是庸常之辈，你坚信上天必会赐福于你，你是有准备的人。

你曾经想过生与死的问题吗？从前有一位远方的诗人，悲悯于另一位诗之精灵被凌虐，他要与帝王谈谈生与死的问题。那就像被你捕获了的这蝶之精灵的伴侣，竟从逃亡之路返回来，停在你的珠萝纱网之上，要与你谈谈生与死的问题。你们能以什么方式交谈呢？

你倒宁愿谈谈。你想谈谈美，谈谈你全身心的珍爱，谈谈你的贡献和牺牲，这是你的宗教，你坚信这是世上惟一的宗教，绝然的美和绝然的虔诚。什么是生命的意义？成为一个珍稀标本名扬世界，还是默默耗损掉美丽终老山林？

你隐身树丛等了许久，那只精灵的伴侣到底没有回来。

你一直想着毒瓶内的那只蝶，它太奇异了，太陌生了，想着它你心跳不已。那只旋盖严密的广口毒瓶通明畅亮，一个宁静祥和的空间，隔世绝尘。你制作的，外缘还带着你的体温。隔着瓶壁你观赏你的猎物，如隔着舷窗迎候你的至亲，每一个细部都激起遐想与回忆。

你还是急不可耐，从背囊里掏出展翅板，这原是回到实验室才会用到的东西，然而你都背在了身上了，你是有准备的人。

你不觉中双膝跪地，如同向造物膜拜。你用了一些时间闭目合掌，抑制住双手的颤抖。然后用镊子小心翼翼将那精灵取出，准确地将它的胸腹部安放在展翅板的凹槽里。你小心得胜

过帝王的仆从，你内心里纯粹得只余下虔敬。

你取出一支细长的钢针，你们专用的叫做昆虫针的，自蝶的胸背中央插入穿透，将它固定在凹槽内的软木条上。蝴蝶没有心脏？你是专家，这你清楚。如果有，这一针正好就从它的心脏穿过。谁会听到那破裂之声？只有上帝。而根据经验，上帝总是不在场的。

现在，趁它的翅膀还未僵硬，你用拨针轻轻将它们左右展开，使前翅的后缘与身体成直角，后翅前缘脉与前翅的后缘相称。那宽大透明的翅膜何等完美，翅膜内贯穿的纵脉以及横脉，惟上帝之手能创造出来。刚刚羽化成蝶，还没来得及振翅，还没有经风吹拂。鳞片呈砌瓦状密密排列在翅膜之上，洁净，流利，鲜亮，没有丝毫磨损。在你的展翅板上，你用拨针为它展翅，是它生平第一次的展翅，也是最后一次的展翅，这或许就叫做永恒吧？它娇艳的色泽之上，覆过一层银质的灰色，像是由外而内镀着溪涧的月光，也像是由内而外渗着绝世的悲伤。

悲伤是美丽的，还有谁比你更懂得悲伤之美呢？更何况是绝世的悲伤？这山林里寂静的时刻，那孑然的悲伤，有谁与你分享？

你用拨针将蝶的触须拨正，左右对称摆在头的前方，轻轻把长纸带压覆过蝶翅的基部及外缘，远远用虫针固定好。这样，蝶翅在干燥的过程中，始终是平整的，不会发生丝毫卷折的遗憾。这是一个绝好的标本。在你珍藏的标本盒里，它将走遍世界，赢得无尽的惊叹。它将永远栩栩如生。它价值连城。它属于你。

现在你掏出记录本，书写编号、采集地点、时间、海拔高度、采集人……蝴蝶名称那一栏你空着。空着！午时的太阳穿过林木，在你周边溅起一道道芒，像在布置一个祭典。这是蝶类专家最辉煌的时刻，你感觉自己如同帝王。那一栏空着，那意味着这绝世的精灵将以你的名字来命名。

你梦想过阿波罗绢蝶，鱼纹环蝶，紫端斑蝶，大凤阴阳蝶……无数的珍品在你梦中自由飞舞，你多么歆羡它们的自由，而捕蝶网长在你的手上，你是不自由的，所以，你半世不得安睡。而你没想到，上天赐予你的，会远远超过你的梦想。

那位远方的诗人来了，带一个很瘦很长的影子，现在他要与你谈谈生与死的问题。还是生与死的问题，而不是美、价值或声誉。你们对峙良久。然后，各自俯身为自己掬一捧山涧溪水。

你一时有些恍惚，分不清那是诗的精灵还是蝶的精灵。然而有一个信念在你是明确的：

你是胜者。

这事实不再能改变。无论它是什么精灵，你已建立了伟业，它已失去了生命。

2002. 5. 24

木偶戏

乡间的木偶戏比较简陋，便是城里百姓，所需的也差不多。几个艺人，三两挑子，有时甚或一个人也就够了。重要的是挑子里挑的并非寻常的菽谷粪肥，也并非日用百货，却是用帘子遮实了的些什么，有一个奇异的世界走来了，有一些新鲜的故事要开演。

先是孩子们串糖葫芦似的跟着挑子走，怯怯的，不近不远，跟着。继而糖葫芦串就蔓延成了满地场浮游的葫芦，攒动，蠢动，糖浆般胶着和翻沸，一时尘土中都流淌着热烘烘的糖味。

锣鼓声响起。锣鼓声刮破寡淡的日子，真像是年画里画的，在僵滞的空气里凭空进出火星子来。敲锣人手脚并用，许多匪夷所思的机关，浑如奇巧的机器，脚尖踏着响，脚跟踏着响，膝盖屈直之间也响，手中一对槌子，翻动如飞花流星，发出乱箭一般震慑四方的轰响，口中还衔一枚锐利的竹叫子。只一个人，便制造了千军万马的动静。

尘土飞扬起来。许多的足，在锣鼓声中起落，男女老少的

足，一时都像系了线的，被一个人的锣鼓提溜着起落。人们似乎等一声锣鼓已多时了，干枯的年景里等一声雷，等一滴雨，等一个喜兴而聚的由头，人们也就在自己踏起的尘土中，看见了千军万马的动静。

几支竹竿子一挑，搭上艳红的帘布，饰以几挂流苏，戏台子就搭好了。讲究一些的还有幛子装扮，上面画的全是堂而皇之、富贵荣华的字。几支细瘦的竹竿子骨架，经这些红红绿绿的物什一装，就成了瑰奇的殿堂，气势烜赫，千秋万代的样子。映得那些尘土、那些禾菽都顿失颜色。

人们低矮下去。于是纷纷仰起脖子。

开戏了。木偶们相继登场。这些蜷曲在灰扑扑的布口袋里的木偶，一旦让操纵者从口袋里掏出来，身板就硬朗了，手足就舞动了，头脸上尽镀着太阳的金辉。英雄一般呼啸而至，披挂以小弓小箭，小幡小旌，头顶上还有象征神武和权力的雉鸡翎。石破天惊一声铜锣，告诉人们英雄在号令千军。来回绕场的两支羽翎，告诉人们英雄在所向无敌地驰骋。挑子里那个灰扑扑的布口袋，有如魔法口袋，可以掏出皇上，可以掏出臣子，阎王、土地、雷公、电母、观世音……想得出的有，想不出的也有。每掏出一个，撑起，阳光灿烂立在台上，就是一个盖世神人，或定乾坤，或决生死，都是不容置疑的，无可抗拒的。朗朗天日之下，生生地见着这些神人起来，下去，出来，进去，天和地翻过来覆过去地变。

人们看得呆了。也有惊骇，也有敬畏，更要紧的是喜欢和舒适得呆了。喜欢和舒适原是家常的小感觉，须得有敬畏和惊